

南 娣

王光明

賀南娣是五金廠的女工。身材肥胖，眼睛眯成一條線。說話帶著濃厚的常州口音。她喜歡同人聊家常。有的人覺得很親切，也有的人卻覺得她「上海婆」嚙嘍。

其實她不是上海人。本港人對帶外省口音的人一律封為上海人。好在南娣也不在乎別人的看法。

她原本住在常州鄉下。十六歲時，聽說上海紗廠招請女工。放下摘菜摘瓜的竹籃子，瞞著母親，說是去鎮上玩，卻偷偷與同村的姑娘去了招工處。

招工的男人呲著金牙，把紗廠的好處說得天花亂墜。南娣只記得其中一件是：當女工可以買陰丹士林藍布衣服穿。

當時，人們都穿粗布，陰丹士林藍布算是名貴的衣料呢。現代人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

南娣上了火車。隨著列車的奔馳，把那白粉牆魚鱗瓦的村屋、翠綠的毛竹林，彎彎曲曲的小河，青石板橋……拋在腦後，去了上海。

她沒有像其他的女孩哭鼻子想家。進了上海紗廠，省吃儉用。儲了一筆錢，買了一段陰丹士林藍布，裁了一套衫褲，親手縫了穿在身上。又去照相館照了一張相片。那時沒有彩色，叫人填了顏色，寄回常州鄉下。南娣媽收到相片，知道女兒不是被騙走，捧著相片哭了好幾天。

國共內戰爆發後，上海紗廠遷到香港。南娣也

隨紗廠到了香港。後來轉行做了五金工人。

五金廠的機器聲震耳欲聾。到午飯時間，停了機，人們的耳朵才不用受罪。但是老闆熄了大部份的照明燈，又關了冷氣機。廠房裏一股怪味。

借著暗淡的燈光，南娣翻出發黃的相片來看。誰也想不到，相片裡那個苗條清麗的少女就是當年的南娣。

同事台山阿姆聳著鼻子，用台山話說：「賀南娣，好難睇呀！」引得女工一陣哄笑。

南娣毫不在意，說：「現在是老太婆了，怕甚麼！」

說完又翻出一張彩色相片來，問：「靚唔靚？」

這是她大女兒莉莉的婚紗相片。莉莉預科畢業後在銀行工作。後來嫁到太古城去。太古城是人所共知的高尚住宅區。聽說那兒的保安員多是俊男美女呢。

譏笑她的人立刻閉嘴，有的人肅然起敬。

只有台山阿姆撇撇嘴，說：

「雞窩裡飛出了鳳凰！」

南娣還有兩個兒子。阿東去了英國讀工商管理，阿波讀中學。

爲了應付阿東留學的費用，南娣全家擠在元洲村公屋裏，節衣縮食。出嫁的莉莉每個月要負擔數千元幫補。阿波中學畢業後做文員。連航海退休的沈爸爸也重出江湖，去銀行扛烏槍——台山阿姆控苦之言——當了護衛員。

南娣本身極其節儉。年輕時，沈爸爸航海多年，與風浪相伴的日子遠遠超過與家人相伴，沒有機會陪伴妻子迎接自己骨肉的誕生。南娣懷三個孩子，沒有買過一條孕婦裙，穿的是沈爸爸的長襯衫。自己走到健康院去生孩子。出院也沒有搭過的士，自己捧著嬰兒回家。她說手沒有力時，很想用口銜著，像老貓銜著小貓那樣。

阿東英國四年了。祇有第一年寄回一張相片。那是在房東的小花園裏。身旁站著一位中年婦人和一位淺髮少女。

相片背後有短短一行字：
房東太太和女兒。

南娣把相片過了膠放在手袋中，有機會就拿出來看。

台山阿姆見到了，故意咬住舌頭，說：「上海婆，這是阿東的外母，」這鬼妹是你的新抱麼！」

南娣說：
「新抱就新抱吧！你有新抱嗎！」

台山阿姆只有一個女兒。她料不到南娣出語刻薄，氣得她轉身就走。

南娣笑得肚子震動，當然，沒多久台山阿姆會捲土重來，女人之間通常有這些麻煩。

屋村樓下的棘杜鵑紅了一次又一次，洋紫荆開

了又謝，年復一年，阿東似乎沒有回港的意思。寫回家的信也越來越短：

……錢收到了，勿念。很忙。……

諸如此類，寥寥數語。南娣簡直不用阿波讀給她聽，自己明白。有時心裏想，莫非喝了英國的水多，信都不會寫了？

每逢春節，南娣都要叫女兒莉莉打點寄臘味去英國給阿東過年。阿波說：「媽咪，唐人街什麼都有，不要麻煩姐姐了。」

南娣好像沒有聽見，還嘮叨著：「可惜毛豆子、窩塌菜不好寄，否則也寄點去……」

阿東去英國後第七個春節，阿波把女朋友帶回家吃飯。南娣下廚燒了一桌上海菜。有雪菜肉絲炒毛豆，窩塌菜炒年糕、油燻筍、素雞……這些也是阿東喜歡的菜，南娣背著人在廚房偷偷掉淚。她不想破壞過年的氣氛，騙阿波說抽油煙機發生故障。

過了年，沈爸爸退休了。莉莉將隨夫婿移民加拿大，南娣也覺得腿腳不方便，多年烏黑的頭髮突然白了許多。她前思後想，終於叫阿波寫封信給阿東，叮嚀他無論如何都要回家一趟，並寄去機票一張。

阿東終於來電告知回港的日期。

南娣特地向老闆請了七天年假，向同事們宣佈阿東歸來的消息。

到了那天，全家盛裝集合在啓德機場大堂，莉莉的兒子不用上學，像「甩繩馬騮」般到處跑。莉莉仍是清麗如昔。祇是女婿已經中年發福。阿波玉樹臨風，西裝筆挺，挽著女友，沈爸爸到底上了年

紀，身型縮短了，頭髮幾乎落光了。南娣整夜失眠，眼睛黑了一圈。

阿東終於出現在大堂。七年的歲月，洗刷了他青春的英氣，兩面頰上留了鬚鬚。

南娣不顧一切的奔向前，她想抱住兒子，像抱住童年的阿東那樣，不讓他離開身邊。

但是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，她背後的歡迎大軍竟然一個也沒有跟上來。他們原地不動，仿佛腳被膠水粘在地板上。他們的眼睛全盯在阿東身旁的小女孩身上。她是淺髮的混血女孩，她的小手緊緊地拉住阿東。

南娣突然明白了。她想起阿東寄回的相片，他與英國房東太太、淺髮少女的相片，想起了台山阿媽說過的話……

她抱住阿東的肩膀，眼淚濕了他的肩頭。阿東也哭，好一會才從唇間擠出一句話：

「阿媽，對不起你……」

原來，阿東去英國第一年冬天就病倒了。寄居異鄉，舉目無親。身患重病，躺在床上，祇想喝一口白粥水……幸虧受到房東太太的照顧，才恢復了健康。阿東未能完成學業，與房東太太的獨女結了婚，生了女兒。現在妻子又身懷六甲，不便乘飛機同行，於是由阿東帶女兒回港……

南娣僅能說了一句：

「阿東，你返來就好……」

阿東抱著沈爸爸哭，又對著姐姐，弟弟流淚。都還是南娣先抹乾淚，帶大家去酒樓吃飯，為阿東父女洗塵。

之後數日，南娣帶阿東去彌敦道的金行買了金飾，叫阿東帶回英國給未見過面的媳婦。又到國貨公司，替阿東的妻子、外母買了幾套中國長衫，給孫女買了兩套小鳳仙裝，還有玩具……

阿東離港的那天，全家依依不捨。南娣叮嚀阿東不用掛念香港的家人。回去要好照顧妻子，等她生產以後，連同小寶貝，親家母一起回香港。南娣把孫女親了又親。

放完假，回到工廠，南娣拿出一張在海洋公園影的全家福相片給大家看。同事中不論同她關係好壞的，眼睛全都盯著她的孫女。

台山阿媽聳著鼻子，說：

「這個真是你的孫女兒？」

「是呀！我同她取了中國名字，叫元儀。元洲村的元。我住元洲村嘛！」南娣理直氣強壯地答她。台山阿媽訕訕而去。

南娣後來同沈爸爸回到久別的家鄉——常州鄉下——探親。家鄉由於開放改革，昔日的白粉牆魚鱗瓦的村屋，翠綠的竹林，彎彎曲曲的小河，青石板橋……都幾乎變成了現代化的高樓大廈。

南娣見到八十歲的老母親，鼻子一酸，說：「阿媽，女兒不孝順……」

老太太撫著南娣的背，顫聲道：「乖女兒，你回來就好……」